

再论^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

任光宣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景象。本文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变化及其特征作了客观的介绍和描述。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 多元化; 大众文学;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从 1985 年开始,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改革和新思维”的思想, 拉开了苏联社会全面“改革”的序幕。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的社会总体氛围下, 苏联的整个文化空间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 开始了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审美的模式的变更。苏联文学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国内的地下文学开始走向地上, “异样文学”获得合法的地位, 国外的侨民文学大量回归^②, 等等。这一切打破了传统的苏维埃文学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 动摇了苏维埃文学的地位。于是苏联作家维克多—耶罗菲耶夫 1989 年在《文学报》撰文《悼念苏维埃文学》, 断言苏维埃文学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 提前为苏维埃文学送终了。紧接着在 1990 年, 苏联取消了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制度, 苏联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一款。这表明以苏联共产党为执政党的苏维埃国家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果然, 1991 年末苏联解体, 存在了 70 多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地球上不复存在, 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红色国旗被俄罗斯的蓝白红三色国旗所替代。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 俄罗斯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俄罗斯远远不能与昔日的苏联相比。在国际上, 俄罗斯根本没有昔日苏联的实力和雄姿, 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 俄罗斯在政治上拒绝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制度上拒绝社会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拒绝无神论, 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这个国家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环境, 但是如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很弱, 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十几年痛苦的转型期之后, 地大物博的俄罗斯到 20 世纪末几乎沦为一个世界上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俄罗斯如今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俄罗斯学习西方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而且这种学习达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这样一来, 在新闻媒体上, 在报刊杂志上, 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写, 什么都可以刊登, 于是, 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书籍顿时变成讨伐苏联的阵地, 苏联时期的一切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从社会制度到国家政体, 从意识形态到思维方式, 从立法制度到经济政策, 从电影戏剧到文学艺术……总之, 苏联的一切都有问题, 都应予以批判和否定。与此同时, 西方的, 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急速地传到俄罗斯。就拿电视广播来说, 俄罗斯的电视台很少播放俄罗斯的国产影片和电视剧, 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枪战片和拉美的电视连续剧, 把侦探、暴力、色情甚至同性恋搬上电视。西方的香水、洗发液、口香糖、啤酒、巧克力甚至避孕套的广告充斥电视屏幕, 令许多观众大倒

胃口。有些人巧取豪夺，发国难财，但他们居然以成功人士自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教导”青年怎样去享受生活。在俄罗斯影视界，昔日那些真正有艺术品位的俄罗斯演员无法适应当代影视导演的要求，因此很少拍摄影片，而那些能够在电视连续剧中露脸的演员却大都演技拙劣，只能靠一些低级的噱头吸引观众。俄罗斯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西方的摇滚乐，而俄罗斯优秀的民歌，尤其是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流传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几乎被忘却掉了。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见了，而西方的暴力、色情、甚至淫秽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加上半裸体或裸体女郎的封面充斥大街小巷的书摊。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曾经被誉为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俄罗斯人民“如今在侦探、言情、凶杀、色情小说里派遣自己的时间；电视上播放的西方的‘肥皂剧’让俄罗斯人整晚坐在电视机前抹着眼泪；不少年轻人或是在摇滚舞厅里发疯，或是坐在网吧里玩电脑游戏和浏览色情网站；或是用美国好莱坞的武打片来锻炼自己的神经，或是在酒吧里用酒精消愁……”（М.М.Дунаев 1999: 613）这就是当今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青年人的文化生活的写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变换了自己昔日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俄罗斯文学不再肩负着教育俄罗斯人的功能，也不再起着培养俄罗斯公民的作用，因此也就失去了它在俄罗斯社会里的重要地位。如今，俄罗斯开始像美国一样流行的是文化快餐。西方的畅销书大量涌入俄罗斯，俄罗斯作家自产的轻松娱乐的读物有自己大量的读者，这样一来，大众文学^③占据了严肃文学的地盘，并呈现出取代后者地位的势头。此外，音像产品这些信息的听觉视觉形式也在渐渐地挤掉了俄罗斯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在俄罗斯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有人为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哭泣”，有人认为当代的“俄罗斯文学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人说，“如今人们不喜爱俄罗斯文学了……更糟糕的是，如今人们不读它了。即便是读的话，鬼知道都读些什么东西。”（С.Тими́на 2002: 7）1999年，俄罗斯的大型文学杂志《旗》（第1期）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副标题为“当代文学：诺亚方舟？”讨论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前途问题。有些论者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一种深深的危机感。评论家和读者争论和思考的问题是，俄罗斯文学这只“诺亚方舟”是否会在20—21世纪之交沉没？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俄罗斯文学在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的危机地位了。

在苏联时期，广大的青少年和各行各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读者群中的主力军。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急剧地贫困化，读书人沦到社会的底层，他们在生存的漩涡中挣扎，根本没有资金去买文学书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书。而广大的青少年或是很少读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或是成了大众文学的读者。因此，当代俄罗斯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大为缩小，读者日益减少。俄罗斯女作家伊琳娜—拉克莎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说得好：“没有读者就没有作家。”俄罗斯读者数量的锐减让俄罗斯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大大受挫，有相当一批作家辍笔不干另谋生路；有些作家虽然没有离开文学，但是已经不再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而是改弦更张走到畅销书的创作队伍中去；还有些作家虽没有离开文学阵地，但他们转向政论体裁，用政论作品表达自己对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这样一来，90年代以来严肃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仿佛一艘与狂风暴雨搏击、在激流险滩上艰难航行的轮船，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俄罗斯文学评论界众说纷纭，有些观点是大相径庭的。有的评论家认为，与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发展相比，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发展是缓慢的，在某些方面还有下滑的倾向（Ю.Минералов 2002）。但是另一些评论家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恢复了自己的面貌，获得了真正的发展：“俄罗斯文学给自己恢复了早已失去的面貌，并且已不再是党和国家按照意识形态培养公民功能的载体，不再是全民幸福和安康乐观的传声筒，不再是伪现实和伪历史的编造者，而是成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成为一种如此独立、如此自治的和权威的艺术，就像音乐、绘画

和建筑等艺术一样。”(С.Тимина 2002: 7) 此外,俄罗斯文学还把散失在世界各地的自己的文学“散片”收到自己的怀抱中来,不再有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之分了。

苏联时期,苏维埃文学的统一空间一直存在,并且被文学家们所共同享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统一空间消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风光不再,停止了自己的存在。而在苏联时期受到压制和否定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开始复燃,并光明正大地登上文坛,迎来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时代。苏联解体后,作家阵营急剧分化,民主派和爱国派作家的斗争更加激烈^④。在俄罗斯当局的支持下,民主派作家得势,爱国派作家失势。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从90年代起,俄罗斯作家们纷纷争取用大众传媒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这成为俄罗斯社会和文坛的一种新现象。然而在当今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几乎被民主派作家阵营所控制,民主派作家频频上镜,二流作家甚至三流的民主派作家都能得到机会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在电视、电台开辟专题谈论文学,大肆宣传民主派的主张,介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可是电视台和电台基本没有爱国派作家的地盘,爱国派作家在那里没有露脸的机会。就连像拉斯普京、别洛夫、邦达列夫这样的大牌爱国派作家也是如此,他们长期被打入“冷宫”,仿佛这些作家在俄罗斯大地上并不存在。如今,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是民主派作家一统天下。

为了证实俄罗斯民主派作家在当今俄罗斯文坛一统天下的这种现实,我们再举两个例子。2002年,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教授С.季敏娜编了一部文选教科书,名为《20世纪末俄罗斯小说》。在这本书的简介中写道:“这本文选精选了一些当代作家的最有分量的作品,它们让读者对最新的俄罗斯小说有一个概念。”编者季敏娜认为自己这本书“为的是让读者了解其发展的总体过程。”(С.Тимина 2002: 9)但是在这本要“展示当代小说创作状况的全景,描绘当代小说的某种完整的图像”的书的目录中,竟然没有拉斯普京、别洛夫、诺索夫、普拉斯库林、尤里—库兹涅佐夫等著名的爱国派作家和诗人的名字。相反,民主派作家В.图奇科夫、В.科涅茨基、В.舍弗涅耳等二流或三流的作家的作品却列入其中。因此我们认为这本书很难展示和反映20世纪末俄罗斯小说创作的全貌,而是一个极具编撰者个人思想倾向性的文选读本。另一个例子是鲍里斯·图赫撰写的一本书,名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前十杰》。这位评论家认为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前10名是:鲍里斯·阿库宁、亚历山大·布什科夫、米哈伊尔·维列尔、波琳娜·达什科娃、亚历山德拉·马利尼娜、维克多·别列文、艾德瓦尔德·拉德金斯基、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维克多利娅·托卡列娃和塔季扬娜·托尔斯泰雅。我们认为把这10位作家视为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前10名更是有些可笑。因为作者把畅销书作家与严肃文学作家列到一起,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唐的。此外,从艾德瓦尔德·拉德金斯基、亚历山大·布什科夫、米哈伊尔·维列尔、波琳娜·达什科娃这几位的作品价值及其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来看,很难说他们能够进入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前10杰。显然,这个名单更是一个带有作者个人倾向性的产物,而不能表明当代俄罗斯作家创作的真实情况。在俄罗斯,不仅民主派的文学评论家这样做,爱国派阵营的一些评论家也走极端,其文学评论同样极具个人的思想倾向性。比如,著名的爱国派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就是如此。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在他自己把持的《文学之日报》(2002年1月)上撰文,名字叫《文坛10杰》(新千年俄罗斯文坛评说),在邦达连科的笔下,А.普拉汉诺夫、В.利丘金、В.拉斯普金、В.叶基莫夫、А.阿法纳西耶夫、Э.利蒙诺夫、Л.鲍罗丁、С.库尼亚耶夫等是文坛十杰,这里绝大多数是爱国派作家,显然,这个10杰名单依然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性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看来,有些作家,像Ю.马姆列耶夫、Ю.波利亚科夫等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名单。因此,在当今的俄罗斯,在民主派和爱国派作家和评论家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要想列出一个能够客观反映当今俄罗斯文学最高水平的10位作家的名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国家走向市场化经济。俄罗斯的经济市场化也导致俄罗斯文学出版业的市场化。俄罗斯出版业市场化的受害者首先是大型文学刊物。由于俄罗斯国家对文

化、文学事业不再予以资助，任由市场机制控制，这样一来，大型文学刊物由于刊登严肃的文学作品，再加上纸张、印刷费以及相关费用的价格上涨，其定价很高，读者订数减少，为此刊物是多印多赔钱，少印少赔钱。所以大型文学刊物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减少印数。像《新世界》、《十月》、《旗》等杂志在苏联时期的印数有数百万份，可如今降到只有一万份左右^⑥，有的杂志的印数一降再降，依然难以为继，最终干脆停刊了。如一家相当有影响的地方文学杂志《伏尔加》在2000年就被迫停刊。如今其他的大型文学杂志《莫斯科》、《我们同时代人》、《涅瓦》、《青年近卫军》等也在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存。

书籍的出版情况也是这样。如今俄罗斯文学出版的大权掌握在私人出版商的手里。私人出版商的出版原则以营利为目的，什么书走俏就出版什么书，只要能赚钱，什么书都可以出版，以迎合一些读者的需求。因此，侦探、科幻、言情、色情甚至淫秽书籍充斥着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这些书有市场，能给出版商带来暴利。比如，如今侦探小说作家玛丽尼娜的作品十分走红，充斥俄罗斯的大小书店，甚至书摊，她的名字在俄罗斯家喻户晓^⑦。这样做的结果是严肃的俄罗斯文学的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审美价值和艺术水平高的严肃的文学作品的出版遇到困难，即使能够出版也是印数寥寥。因此，在俄罗斯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文学的流行不但改变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读者的审美走向，而且导致文学创作队伍的转向，相当一批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挫。我们认为这对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灾难。如今，俄罗斯作家对俄罗斯社会的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作家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市场经济表示欢迎，他们撰写小说、诗歌为俄罗斯新政权推行的市场化经济和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种种事件歌功颂德，同时否定苏维埃时期那段历史，将之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但是有一些作家没有这样做，而是静下来对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严肃的思考；还有一些作家用自己的笔以在野的立场直接参加政治斗争。总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对待俄罗斯的新政权和新政权的各项举措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这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反映。

苏联解体后，多元化是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多元化是俄罗斯单一文化向俄罗斯的多维文化过渡的一种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俄罗斯作家创作惟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俄罗斯作家的写作再也不受什么框框，什么指令，什么审查的限制，他们得到了创作的自由。因此，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流派林立，风格纷呈，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多元局面。这种多元的局面在文学流派中表现尤为明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流派：有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自然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在文学批评领域，也不再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花独秀，而是社会历史的、审美的、道德伦理的、宗教的批评方法百花争艳。而且，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不再是过去的大型文学杂志上的“巡洋舰式”的长篇评论，而更多的是报刊上的“短小精悍的”评论。此外网络上的文学评论也开始盛行；评论家和书评家从昔日的社会历史分析转向文学语言—文本分析；还出现了文学评论的集团化等现象^⑧。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这种多元化是一种崭新的景象。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化对其发展有促进作用，是一件值得肯定的现象。

在90年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发展格局中，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相当走红，以至于有的俄罗斯评论家认为俄罗斯文学在90年代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⑨。俄罗斯当代评论家M.利帕维茨基依据作家的创作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分为3个阶段；B.斯克罗帕诺娃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一书中也按照作家创作出现的先后把后现代主义文学分为3次浪潮。后现代主义作品在内容和手法上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从内容上看，这种作品不大注重情节，视现实和历史为荒诞、无序和混乱；在艺术手法上往往运用暗示、隐喻、寓意、联想、巧合、列举、粘贴、跳跃、化入等手段，创

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在语言上，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从前的艺术语言不适用了，因此不能用从前的语言去创作，要进行语言风格的转换，使语言进入一种新的语境。对此，俄国理论家 B.库拉科夫曾经说过：“后现代主义，这不是风格，不是文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这是现代艺术语言处在其中的一种情景。”（В.Кулаков 1995：206）从 90 年代中期起，俄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走下坡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只好向现实主义靠拢，创作出一些兼有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到 90 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作品虽然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出现，但其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已经显示出强弩之末的态势。

9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语言与苏维埃时期的文学语言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变化引起的。苏联解体后，文学审查制度取消了，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昔日苏维埃文学中传统的正面主人公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盲流、酒鬼、吸毒者、妓女、杀人犯，等等。他们进入文学作品并且成为主人公。这些人物乃至主人公很少有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语言充斥俗语、土语、脏话、黑话，作家为了塑造这些形象，便把他们口中的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甚至淫秽的词藻都搬进文学作品之中。这使作品语言变得复杂和难懂；其次，90 年代，有些作家在作品里过多使用外来语（尤其是俄语拼写的英语），以示时尚。实际上这不但破坏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文本的内在逻辑性，而且也毁坏了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第三，90 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走红。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个主要的创作笔法和手法就是文字游戏，这种手法使作品文本缺乏情节性，连贯性，语言失去了具体的语境，所以晦涩难懂。

苏联解体后，无神论意识形态失去了在国家里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宗教如决堤的洪水、狂卷的旋风在俄罗斯社会“复兴”了。东正教教堂大量修复和重建，神学院和神学校大量出现，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社会中作用增强，出版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宗教哲学书籍，俄罗斯人纷纷转向宗教，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回归东正教的热潮。俄罗斯的宗教回归热潮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宗教在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人的思想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氛围下，不少俄罗斯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探讨、表现宗教问题，于是基督教的思想、契机，《圣经》中的人物、情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中大量表现和凸显出来。此外，面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的物欲横流、当代俄罗斯人的拜金主义和大量的社会邪恶现象，一些作家对进行严肃的思考，如何战胜社会里存在的邪恶，如何消除社会的不义成为一些具有良知的俄罗斯作家描绘和表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些俄罗斯作家在寻找新的人生理想、新主人公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基督教精神和基督的思想是战胜物欲、邪恶、不义等丑恶社会现象的“灵丹妙药”。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宗教题材和宗教探索的作品。如，沙罗夫的《彩排》，伊万钦柯的《花纹字》，戈连什坦的《圣诗》和斯拉波夫斯基的《第一次基督的第二次降生》、鲍罗丁的长篇小说《告别》和《面对审判》、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黑夜时分》、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和该杀的》、列昂诺夫的《金字塔》、阿纳托利·金的《昂里利亚》，等等。到了 90 年代下半叶，《圣经》已经成为 90 年代下半叶一些俄罗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涌现出一大批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瓦尔拉莫夫的《诞生》（1996）、《沉没的方舟》（1998）和《教堂圆弧顶》（1998），利丘金的《分裂派》（1995）、科斯塔玛洛夫的《大地与天空》，（1999）、尤·库兹涅佐夫的长篇叙事诗《基督之路》（2000）等等。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中国谚语适用于对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认识和评价。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距离我们很近，我们几乎就置身于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个时期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并确定其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为时尚早，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定的距离。但是纵观苏联解体后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现状和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们还是可以初步做出如下几点总结：

1、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摆脱了极权制度的束缚和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控制，走上文学自由发展和自身规律的发展道路。但在俄罗斯社会的大环境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氛围下，俄罗斯文学走向边缘，失去了昔日的社会中心地位，其社会作用减弱，这是当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现实。

2、多元化是苏联解体后这十几年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与80年代后半叶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有所不同。如果说在苏联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以意识形态分成对立的文学派别，那么在1991年后，俄罗斯文学则不仅仅以意识形态来划党派别，而是以文体、风格、体裁、创作方法分成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局面。这种局面与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多元格局有相似之处。

3、在20世纪90年代，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遗产大都被挖掘出来，并且俄罗斯的本土文学和俄罗斯的俄罗斯文学彻底地汇合起来，纳入俄罗斯文学的统一发展航道。此外，90年代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发展不是直线的和单层次的，而是多线的和多层次的。俄罗斯文学渗透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精神、新气息、新特征。如作家的审美意识的转变，文学主人公的更新，风格、题材、体裁的多样，文学评论的价值取向和参照系的变化等等。因此，用传统的文学标准和精神去衡量和评判当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是行不通的。

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虽然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多元发展景象，但这十几年文学的发展说明，现实主义依然是俄罗斯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的一支生力军，是当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主流。许多俄罗斯作家^①的创作实践证明，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当代俄罗斯作家们继承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一些文学精品^②。当然，有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进行积极的创作探索，“与时俱进”地、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一些新的艺术手法，丰富自己的创作。

5、苏联解体后9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认可。但是苏联解体后开始创作并且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不多，与70-80年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相比，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范围和传播力度不大。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平缓时期。

附注

①笔者曾经在1997年、2001年、2002年撰文《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特征》（《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6期）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坛概观》（《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论述过90年代俄罗斯发展的状况。

②在80-90年代相交的时期，“回归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显得最为活跃。在1987-1991年的文学评论中，“回归文学”的术语也频频出现。从1987年开始，各个大型文学杂志争相刊登不少作家在20-70年代创作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和艺术手法等原因没有与读者见过面的作品。A.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和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的权利》这两部作品的发表，引起读者的巨大的反响。此外，M.布尔加科夫的《狗心》、A.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A.比多夫的《普希金之家》、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B.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B.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扎米亚金的《我们》、纳博科夫的《暗箱》、《马申卡》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陆续得以出版。这些在苏维埃时代长期被禁的作品，如今凯旋地回归到读者中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关心和重视。然而，回归文学作品回归到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心理环境和美学环境，这个环境与这些作品诞生年代的环境显然不同。所以这些作品在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问世就获得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这些作品反映和描写的是20-70年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和事实，另一方面它们又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因为这些作品已经有机地融入当代文学过程中，成为当代文学现象。因此，回归文学作品被广大的读者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评论家在评价这些作品时，注意的是作品历史的、道德的真实，而不大注意作品的风格特征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仿

佛历史的、道德的标准就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批评的、美学的标准退到次要地位，而历史的、道德的标准占据上风。这样一来，那些描写反对集权制度和斯大林的独裁的作品，第三代侨民作家在苏联境内创作的那些具有强烈的反对政权、否定现行社会制度的作品的“回归”就比较迅速和顺利（在苏联解体后这点更加明显），而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但作品在审美上独具特色的作家（如Л.达贝青，K.瓦金诺夫，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B.纳博科夫等）的作品的“回归”过程就相对比较复杂和缓慢（可见，在对待20-70年代的文学作品的回归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正是像纳博科夫这类作家的创作遗产对90年代以来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艺术风格演变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

③1998年，《普希金》杂志成立了“大众文学学会”。2000年，《十月》杂志开辟出“有实际意义的文化”专栏，以强调大众文学在当今文学多元化格局中的意义。

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民主派和爱国派两大文学阵营阵线分明。他们的组织机构、创作队伍、评论队伍、报刊阵地等都各据一方，各自为政。从组织结构来看，有4个作家协会：即由加尼切夫领导的爱国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由民主派女诗人卡扎科娃领导的民主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由弗拉基米尔-古谢夫领导的莫斯科作家协会和有众多的当代民主派作家加入的另一个莫斯科作家协会。从文学阵地来看，爱国派的文学报纸是《文学俄罗斯》，民主派的文学报纸是《文学报》；爱国派的大型文学杂志是《我们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进卫军》等，民主派的大型文学杂志是《旗》、《十月》、《新世界》等。爱国派的主要的文学奖是“托尔斯泰奖”，民主派的主要文学奖是“布克奖”。从创作来看，爱国派作家大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走俄罗斯文学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民主派作家主张俄罗斯发展的民主化道路，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化的支持者，他们的创作方法比较多样化，既有以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也有大胆地借用西方的创新的艺术手法、用其他方法创作的作家，如后现代主义作家。

⑤两派评论家都对俄罗斯当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发展进行评论，但是两派评论家由于本阵营的利益，他们的评论往往失去了公正性和客观性。比如，爱国派作家拉斯普金在1995年发表的小说《下葬》，并且于1996年获“莫斯科-朋内”国际文学奖。他的获奖引起了爱国派阵营的一片欢呼。爱国派评论家卡金采夫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拉斯普金出现了”。可是著名的民主派评论家С.丘普里宁则对拉斯普金的《下葬》等作品评价不高，他说：“近年来，拉斯普金很少动笔，去年写了几个短篇，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最近得了奖。我认为这是奖励他的过去，因为他昔日有名声。”可见，在俄罗斯当今这样的文学评论氛围下，是很难列出一个文坛十杰名单的。

⑥在苏联时期，作协系统内有15种语言出版的17份报纸和120多份杂志，其发行量很大。像《文学报》的印数从1929年就达到300万，大型文学杂志《青春》杂志从1955年的印数达到320万。苏联解体后，从90年代起，文学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大型文学杂志的状况急转直下，其发行量锐减。1995年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在一次社会调查中，询问1000人阅读杂志的情况，统计结果是这样的：55%的人不读任何杂志，经常读大型文学杂志的人数更少。读《十月》杂志的为30人，读《旗》杂志的为70人（该杂志在1931年的印数就达到17万），读《新世界》的人数为120人，读《莫斯科》杂志的为20人，读《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的为70人，读《青春》杂志的为100人。由于读者人数的下降，这些杂志的印数锐减。如《新世界》杂志在1991年以前的印数达200多万，1991年还保持96万，1993年降到7万多，1996年又降到2万多，1998年降到1万多（该杂志在1925年的印数就达到35万）。《我们同时代人》杂志在1991年以前的发行量是70-80万份。1991年保持27.5万，1993年是8.82万，1996年降到2万多，1998年的印数为1.5万。

⑦如今在俄罗斯，这位女作家的侦探小说的印数高达几千万册。她的作品不但是普通的青少年、工人和职员的热门书，就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读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

⑧每个作家阵营，每一种流派作家有自己圈子的评论家。这些评论家对自己圈子的作家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对自己圈子外作家作品基本不涉及。

⑨有一种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在读者中最享有威望的是B.别列文、B.索罗金、Ю.马姆列耶夫和П.加科夫斯基等后现代派作家。

⑩如：С.扎雷金、Ф.伊斯卡德尔、А.索尔仁尼琴、B.阿斯塔菲耶夫、B.贝科夫、M.库拉耶夫、B.拉斯普京、B.沃伊诺维奇、M.哈里托诺夫、П.格拉宁、B.马卡宁等人。

⑪在90年代，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引起了轰动，一批后现代主义作家走红，但是这没能挤

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地盘，现实主义作家的队伍保留下来，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因为，诚如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Л.鲍罗金所说，“现代派在俄罗斯土壤上不会成长，俄罗斯土壤培育的是现实主义传统。”应当承认，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俄罗斯社会发生的剧变让某些现实主义作家沉寂了，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沉寂，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没有消失。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进行有机的把握和合理的继承，创作了一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品。以拉斯普京、邦达列夫、别洛夫为代表等老牌现实主义作家不断有新作推出，如邦达列夫的《不抵抗》、拉斯普京的《下葬》、《邻里相处》、《女性谈话》和《在医院里》，别洛夫《大转变的一年》、《蜜月》和《五点多》、А.伊凡诺夫的《叶尔马克》、В.古谢夫的《激战之后》、普罗哈诺夫的《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В.贝科夫的《人民的复仇者》和《黄沙》等。还有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符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瓦尔拉莫夫的《诞生》和《山》、扎雷金的《同名人士》、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等作品也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1]Голубков М.М. 2002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 века после раскола[M]. М.
- [2]Тимина С. 2002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конца 20 века[M]. М.
- [3]Минералов Ю. 200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90-ые годы[M]. М.
- [4]Нефагина Г. 1998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80-х—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 20 века[M]. Минск.
- [5]Тух Б. 2002 Первая десят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
- [6]Кокшенева К. 2001 Революция низких смыслов[M]. М.
- [7]Немзер А. 1998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сегодня.О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90-е[M]. М.
- [8]Дунаев М.М. 1999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M]. М.
- [9] Кулаков В. 1995 Поэзия и время [J] // Новый Мир №8

A Profound Discuss o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Collapse of the USSR

REN Guang-xuan

(Peking University,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Beijing 100871,P.R.China)

Abstract:The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collapse of USSR is pluralist,it gives some new characters and features ,new method and literature trends,the postmodernism is one of them.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pluralism; popular literature; postmodernism

收稿日期: 2003-10-12

作者简介: 任光宣(1944—), 河北怀来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锐]